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四十九回 奪佳人日清用武 打豪奴詠紅知恩

話說小二將李詠紅的原委說了一遍，日清問道：「究竟這姓胡的是此地何人？如何這樣有勢？」小二道：「客官有所不知，這姓胡的，他老子從前做過甘肅巡撫，叫做胡用威，生性貪酷，後來在任上貪贓枉法，被京城御史知道，參奏上去，皇上勃然大怒，就將他革職，永不任用。他得了這個旨意，就由甘肅回轉家鄉，因為他贓銀甚多，回來就買了幾萬畝良田，僱人耕種，自己就坐在家裡享清福。地方官因他有許多家財，凡到每年辦奏銷時錢糧不足，就向他借，他又因自己是革職人員，怕被人看不起，樂得做人情，官要多少，他就借多少。等到下忙，官又還他，次年春天又借，如此借辦已非一年，官因占他的大情，無論他的困戶欠了租，竭力代催，一毫不得缺少。即是這杭州城內，再有大面子的人，只要得罪這胡用威，地方官都會為他說話的，所以無勢力的人，見他如見鬼一般，絕不敢與他爭論。他的兒子，就是方才李詠紅說的那個胡癡子，見他父親如此行為，他就格外為非作歹，終日尋花問柳，無所不為。見人家有好女子，不論是甚麼人家的，總要想甚主意來，順了自己的心意，否則不是動搶，就是說人家欠他家的錢，請官追繳，鬧到終局，總是將人抵錢。平日在這一帶酒館內，天天鬧事，吃了酒席，不給錢也就罷了，還要發脾氣，擲碗碟。我們也不敢與他爭論，只好忍氣吞聲，我看他總有一天報應，這樣兇惡太厲害了。現在因李詠紅被眾人抗住，曉得行武不得，故意用錢壓人，只要鴛兒一答應，他就抬人，隨後銀子還不曉得在哪裡付呢！聚美堂的龜頭現在貪多，到後來就要吃苦了，只可憐李詠紅遇了這種人，怕要自盡的。你們二位客官，未見過胡癡子，既癡且醜，莫說李詠紅這種美人，就是於淨的豬狗，大約也不肯跟他。」說著，旁邊的桌上又喊添菜，小二隻得跑到那邊去照應去了。聖天子與日清說道：「我道誰的兒子，原來是胡用威這匹夫之子，從前本來格外寬恩，免他一刀之罪。哪知他在此地，仍是如此作惡，這樣縱子為非，若不將他治罪，何以除地方之害？」日清道：「乾父且請飲酒，店小二的話，也未可全信，我們吃過酒，到寓處內歇一會，然後就到聚美堂去看看，好在聚美堂離我們客寓相隔不遠，從前不知道，所以未留神，此刻既曉得，便可叫客寓內的人，將我們送到堂子裡遊玩一會，順便打聽打聽。如李詠紅被那秀才帶去，也就罷了，免得再生事端，若胡癡子果真橫蠻，然後與他爭論不遲。」聖天子聽說，也覺有理，就隨便用了些飯，又叫小二抖了毛巾，擦一把臉，日清算了酒錢，會帳已畢，二人下樓，直望福星照客寓而來。行不多遠，只見一叢人，擁著一個女子而來，嘴裡說道：「你這人不知好歹，我們公子好意要你，花了這麼多銀子將你贖出火坑，別人求之不得，你還嫌好怨惡的，此時不去也要去的，你母已將賣身契早立好了還怕你跑去不成？我看你快去罷，從前有轎子與你坐你不坐，也不能怪我們了。」說著一個吆喝，將那女子橫抬起來望前就跑。日清便上前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方才在鳳儀亭的妓女李詠紅。只見她嘴裡罵道：「你們這班狗奴，撥弄得主人做這種事，要想我從他，就是他死了，來世為人，總是未必。也不想姑奶奶是誰，我與他拚著這條命便了。」

日清聽了這番話，知道是胡癡子的家人來劫李詠紅，到了此時，不由得氣望上撞，便分開眾人，上前喝道：「你這班狗才，全無王法，這樣青天白日，敢在街上搶劫女子，我看你們快快放下，免汝等一死。若再胡行，老爺想饒你們的狗命，咱這兩個拳頭是不肯的。」說著把眾人一推，已推倒五六個，還有幾個人拖住李詠紅，皆被日清上去兩邊一推，倒在下面，不由你的。大家將詠紅放下，轉身向日清罵道：「你這強盜，是哪裡來的？我們公子買妾，與你何涉，要你前來阻攔，豈不是自討苦吃麼？你若識時務，快賠了不是，各人走各人的路；若再這樣橫行，訪訪我們公子是誰，諒你這兩腿作賊，討板子打。」日清聽了這話，哪裡忍耐得住，即掄起雙拳，向著眾人亂打一陣。

那些家人，在先動手動腳聲稱捉人，不一會，被日清幾拳一打，都頭青面腫，沒命的逃走了。還有幾個腿腳慢的，已被打傷，睡在地上。

聖天子見日清將人打散，便走上前向李詠紅問道：「你這女人究竟如何人家出身？方才在鳳儀亭，已知道你這緣故，胡癡子你既不肯從他，他是一個惡少，必不甘心，此時這班家奴打走，稍停一會定然復來，你在此地總是不妙，不如跟我到寓處稍坐，現在徐壁元在哪裡去了？讓我叫人尋他來把你帶回去方為穩當，若在這裡總是不妥。」李詠紅見他們二人如此仗義，便含淚謝道：「奴家乃是前任秀水縣吳宏連之女，因父親為官清正，所以臨終一貧如洗，只剩奴家與母親兩人，前數年，母親已死，勉強將衣物典賣，買棺入殮。因有一姑母在金陵，擬想前去投親，奈何不識途徑，被乳母騙至此地，售與聚美堂為妓。奴家幾次自盡，皆遇救不死，近來遇見此地徐公子，其人也是世家子弟，乃祖乃父，俱身入翰林，只因家道清貧，筆耕度日，一日為朋友約至聚美堂飲酒，奴家見他品學皆優，加以尚未授室，是以情願委身相從，滿想離此苦海。不料鴛母重利，要身價銀五百兩，徐公子本是寒士，哪裡有此巨款？後來各朋湊集此款，以便代交。哪知道胡姓無賴，見奴家略有幾分姿色，便與鴛母添價，願給紋銀一千，方才奴家在鳳儀亭回來，他已先兌了五百兩，鴛母也不顧何人，即將賣券書好，迫令奴家相從。奴家實不甘願，所以這班如狼似虎的家奴，前來囉唆。今蒙兩位恩公搭救，真是感恩不淺了。」說著就拜下去。

日清道：「你不必如此，現今依我們說的為是，且到客寓坐一會，想那些人總會復來的。」李詠紅見說，只得跟著進了客寓，日清問了徐壁元的住處，就去尋找。

哪知他去未多時，早聽客寓外面人聲鼎沸，說道：「這兩人在這裡面，莫讓他跑了，我們進去先將李詠紅搶出，然後再將那兩人捆送到官。」聖天子見這樣情景，知道前來報仇，便將李詠紅望客房裡一送，自己站在房門外面罵道：「你這班混帳狗才，方才打得不夠，現在又來尋死，我在此間，誰敢上來？」那些人見一個京腔大漢攔在門口，說道：「你這人好大膽，你明明在路上搶人，還說我們不是，莫要走，吃我一棍。」說著，一個四○多歲的家人拿著一根木棍向裡面打來。

聖天子見他動手，不覺無名火起三千丈，怒氣沖天，提起右腿，早把那人踢倒在院落以內。那人一聲高喊道：「你們大眾全行進來，這人在此動手。」話猶未了，外面進來七八個壯漢，蜂擁前進，皆被聖天子拳打腳踢，倒在地下。開客寓的主人，見鬧了這般大禍，連忙上前作急說道：「高客人，你是過路人，何必管這閒事？你一怒事小，我們可要吃苦頭了，這些人不好惹的，他的主人，在此地誰不怕他？出名叫胡老虎，你將他家人打得如此，如何是好？」聖天子笑道：「你不必怕，一人作事一身當，不怕他再有多大勢力，皆有高某擔當。」

話還未了，門外面又喊一聲，看見一個少年，約二○三四歲光景，邪目歪眉，斜戴著小帽，一臉的癡皮，帶著許多打手衝進客寓，向主人罵道：「你這沒眼珠的王八蛋，也不知公子爺的厲害，亂留些惡人在這裡居住，連公子將錢買的人，都搶起來了，這人現在哪裡？快快代我交出來，與你無涉，若不交出，我打斷你這狗腿，然後將他們捆送到官究罪。」店主人被胡癡子這一番怒罵，戰戰兢兢的道：「公子爺開恩，小人實不知情，搶公子的人現在這裡，公子捆他便了。」胡癡子抬頭一看，見所來的人，一個個已倒在地下，打傷爬不起來，只見喊道：「公子爺快叫好手將這強人捆起來，小的們受傷重了。」胡癡子一聽，怒不可言，喝道：「你們還不代我拿下！」說著，眾人一擁而進，有三二○人，將院落圍住，內有幾個身手好的，上前就打。

聖天子到了此時，也顧不得什麼人命，飛起二拳，或上或下，早又打死數人。無如寡不敵眾，胡癡子帶來的有三四○人，打了一班，又來一班，打了半會，精神已漸漸不足，加之飲酒又多，這一番用力，酒性全湧上來，登時力量不足，手腳一鬆，上來幾個人，已經按住。後面各人見大眾得勝，復又一擁而進，七手八腳，抬了出去，望著錢塘縣衙門而去。到了大堂，只見胡癡子已到，說道：「你們在此看守，我進去會了本官，說明緣故，請他立即坐堂，拷問這廝為什麼如此兇惡？」眾人答應，就在大堂下侍候。過了一會，果然裡面傳出話來，招呼侍候。只見三班六房差役人等紛紛進來，站在兩旁，又過一會聽見一點聲響，暖閣門開，縣官升堂，不知問出何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